



# 青年年萬

北京鋼鐵工業學校  
圖書館藏書

保定地區人民出版社

# 万 年 青

武斌 刘繼 张朴 徐天 維松 著

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

1959年·保定

万 年 青

武斌 刘繼 張朴 徐天 維松 著

★

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出版

(保定市裕华西路史家故址庵32号)

保定人民印刷厂印刷 保定市新华书店发行

★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公厘<sup>1</sup>/<sub>32</sub>·3<sup>1</sup>/<sub>4</sub>印张·75,000字

印数：1——9,400册

统一书号：8·12

---

定 价：0.31元

## 第一場 事 變

時間：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久的一個星期六的傍晚。

地點：嚴知孝的家裡。

人物：嚴母、嚴知孝、嚴萍、江濤、金老漢、金英、劉須，  
敵兵四名、馮登龍。

幕啓：在嚴知孝的家裡，從窗戶向外看去，夕陽西下，几道晚霞的下邊，堆起了塊塊烏雲。嚴母在收拾着屋子，她那陰郁的臉上再也看不到笑容，不時撩起圍裙擦着手。

嚴母：（唱）

自從東北遭淪陷，	民不聊生不得安。
從前俺家多歡樂；	如今全家帶愁顏。
她爹每天回家轉，	提起國事心內酸。
萍兒愁眉又苦臉，	心事重重懶念書篇。

（看介）

天色已晚太陽落，                    為什麼還不把家還？

唉！萍兒和她爹，怎麼還不回來呀？（進內屋）

嚴知孝：（手提書包，拿着手杖上，將書包摔在桌上。）唉！

（唱）

遠看東北心似火燒，	錦秀河山被日寇侵略。
看不到國旗飄飄；	只聽到哀鴻悲叫。
漫山遍野尸山血沼，	可憐哪！我三千方同胞。

唉！中華民族哇！几千年的文明古國，錦秀的大好山河，（嚴母上，凝神看着嚴知孝感慨的神態。）豐富的寶藏，肥沃的良田，眼看着被敵人強占了。唉！痛心呀，痛心！這就算亡國啦！這就算亡國啦！

严母：唉！中国有好几万万人口；这么大的地面；那么多的国军，怎么就会亡了国呢？再说东北离咱们这儿还远着呢，干嘛一下子就打到保府来啦？

严知孝：唉！你哪知道，国军是兵多遮黑眼，光吃不能干，在日本强盗面前节节败退。那些自私自利的家伙们各霸一方，只愿压榨群众，搜刮民财，巩固个人地盘，发展个人势力，哪一个是为国为民的呀！（唱）

东北三省遭淪陷，            几千年古国付云烟。  
可怜同胞三千万，            铁蹄之下受熬煎。  
国军败退不抗战，            眼看日寇要进关。  
大好山河要淪陷，            亡国之祸在眼前。

唉！在这亡国之时，教书又有什么用，眼不见心不烦，干脆回家为农，等着当亡国奴吧！

严母：什么？不教书啦！那吃什么喝什么？再说兵荒马乱的年头，到乡下去什么都不方便，我不受那个洋罪去！

严知孝：好吧，你就守着你这个破家吧！

严母：噢！因为这么点事就把家不要了吗？

严萍：（上）爸爸你早回来啦？

严知孝：哼，萍儿也回来啦。

严母：今天你为什么回来的这样晚？

严萍：妈！（唱）

今天下午我们没上课，            整队打旗到农村去演说。  
宣传抗日打日本；            宣传抵制日本货。  
因学联临时告诉我，            事前没给妈妈说。

严知孝：（脸上微有悦色）好！青年人应当有爱国志气啊！我看到了你们，心情就舒畅多了。

严萍：爸爸！（唱）

我們明天還要去募捐，      征集物資和金錢，  
支援東北父老姐妹，      救濟他們的災和難。

嚴 母：聽說外邊盡抓人，媽就你這麼一個閨女，要把你抓去，叫媽怎麼受啊！

嚴 萍：媽——

嚴 母：好，萍兒，不說了，快吃飯去吧。（推萍欲下，嚴萍站住。）

嚴 萍：哎！媽！你把我前天取回來的這張照片給我吧！

嚴 母：干什么？那張照片我打算給你表哥登龍。

嚴 萍：不，我還有用呢。

嚴 母：有什麼用？

嚴 萍：你別管了。

嚴 母：不管，不管怎麼能行，這兵荒馬亂的年头，十八九的大姑娘，整天的亂跑。爹娘為你多操心啊。哎！萍兒你到底看着登龍怎樣啊？

嚴 萍：（略思）媽！你看着江濤怎麼樣啊？

嚴 母：我看着都挺好。（唱）

我看這兩個孩子都挺強，      他倆長的都漂亮。  
江濤那孩子人性好，      言語行動都很穩當，  
可就是家居在鄉下，      聽說家里光景不太強；  
雖然登龍有點浪當，      他家的光景可比江濤強，  
他爸爸在銀號當經理，      又有錢來又有房。  
叫媽說還是嫁給登龍好，      保險一輩子把福來享。

嚴 萍：媽你光看見錢了。（唱）

江濤品行比登龍強，      二師學生都夸奖，  
他有顆堅強愛國心，      他有着使祖國強勝的主張；  
可是登龍就不是這樣，      說話作事很荒唐，

很多同学都讨厌他， 媽媽你不替儿多想想。

严母：（向严知孝）依我說——

严知孝：別瞎操心啦，孩子們自己的事情，讓她自己去作主吧！常說：強擰的瓜儿不甜，硬打着鴨子上架不行啊！

严母：難道說当老人的一点主都不能做啦！这是孩子的終身大事，你也該操操心呀！

严知孝：国事煩扰，忧心如焚，女儿之事无心細談，你去吃飯吧！

严母：你呢？

严知孝：不吃啦！

严母：什么？就为这么点事，飯也不吃了，女儿的大事你也不管，我看你真有点疯啦！（生气的坐下）

金老汉、金英：（同上）修好的老爷太太，給点剩吃的吧！

严母：你听听这年头有多少要飯吃的，想着吃都吃不上，你有飯偏不吃，光发愁当了吃飯哪。

金老汉：（站在門外）修好的老爷太太，給点吃的吧！可怜可怜我們爷儿俩吧！

严知孝：萍儿，你去到門口看看去。

严萍：欸！（到門口）

金老汉：小姐，給点剩吃的吧！我們爷儿俩沒要过飯吃呀，肚子餓的实在难受哇！

金英：小姐！我們是由东北逃难来的，到保府来投亲戚，想不到他們到南方去了。

严萍：他們在哪住，叫什么呀？

金老汉：他在炮台街住，叫刘国栋。

严知孝：（到門口）刘国栋——誰找他？

金老汉：（見严驚訝）啊！

严知孝：（見金驚訝）啊！

金老汉：（旁白）我好象在哪儿見過他！

严知孝：（旁白）好面熟！

（二人又對視）

金老汉：（驚訝）你是严——

严知孝：哎呀！金——是你呀！（二人緊緊握住手走進屋里）

金老汉：天哪！天無絕人之路，想不到今天遇到你啦。

严知孝：萍兒她媽，你還認識金大哥嗎？

严母：哎喲！原來是你呀！金大哥！咱們有多少年不見啦，快點坐下吧。

金老汉：一晃十六年不見啦！記得那年咱們分手的時候，金英才兩歲，（指金英）今年她都十八啦。

严母：哎喲！他就是小英，你小的時候還吃過孃子的奶哪！（拉金英）

严知孝：老金哪，你面老多了，要是在大街上碰見，我算不敢認你。萍兒快沏茶來。

严萍：欸！（严萍沏茶給金老汉父女倆喝）

严母：你爹兒倆怎麼落成了這個樣子？！

金老汉：（滿眼含淚地，唱，）

提起往日我心傷，                    哭干了眼淚痛斷腸。

九一八炮火一聲響，                    日本強盜占了沈陽。

金英：（唱）

國軍一槍都沒放，                    節節敗退不抵抗，

先失火藥庫后失北大營，                    恭恭敬敬讓出沈陽。

鬼子燒殺又搶掠，                    父老姐妹遭災殃。

亡的亡來死的死；                    顛沛流離四散逃亡。

金老汉：（唱）



鮮血染紅了長白山，  
官不抵抗民抵抗，

金英：（唱）

種籽下地會發芽，  
親人同胞被屠殺，

嚴母：英英，你媽呢？

金英：（唱）

母親被飛機給炸死，

金老汉：（唱）

小孫女今年整周歲，

金英：（唱）

我們心懷仇恨含悲淚，

金老汉：（唱）

實指望有朝一日把仇報。

金英：（唱）

誰料想在山海關又遇上豺狼。

金老汉：（唱）

大勇兒被抓去無音信，

（眾人哭泣）

金老汉、金英：（合唱）

只哭得我父子死去活來，

只哭得廟內香火滅，

金老汉：（接唱）

父勸女來女勸父，

金英：（唱）

為了報仇不願死去，

金老汉：（唱）

淚水流滿了松花江。  
受辱的百姓拿起槍。

仇恨入心永不忘。

誓殺日本鬼狠心狼。

鮮血淋淋死得慘傷。

被鬼子扎了個透心涼。

扶老攜幼離了鄉。

兒媳吊死在廟堂。

只哭得兩眼血水淌。

只哭得烏雲遮住月亮。

擦干眼淚走出廟堂。

跟隨爹爹到這方。

投亲訪友他不在，

这才討飯把口張。

严萍：（唱）

听他們訴出仇和恨，

似打人儿也心傷。

金英妹妹休难过，

这笔血債記在心上。

严知孝：（唱）

可恨国軍不抵抗，

害得家破人又亡。

你父女暫住我家里，

有何困难我們幫。

金老漢：謝謝你……金英快給你叔叔、嬭嬭磕頭。

严母：（拉金英）別这样，这算得了什么。（唱）

当年咱們都是老街坊，

如同一家无有两样。

金大哥你可別客气，

謝謝二字不要挂在嘴上。

严知孝：唉！国民政府是越来越不象話了，攘外必先安內的

結果是先丢东北，后失华北。眼看这大好山河就要疮痍

滿目了，祖国的同胞們也就都要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啦！

严母：我看咱們先吃饭吧。

严萍：金英妹妹走，快吃去吧。（众进屋）

（淨場片刻，从街上传来警笛声、枪声和脚步声、狗咬声。）

严母：（拿茶碗从屋內走出）不知又出了什么事情，唉！整天家抓人……

严萍：（随后从屋內走出）媽！出了什么事情？

严母：誰又是抓人呢！少不了又是国事犯呀。（下）

严燕：（向外看望剛要到屋去）

江涛：（化着装从窗子急跳进来）

严萍：（猛回身看，驚訝。）啊！誰？

江涛：严萍別嚷，是我！

严萍：哎呀！吓死我了，是你呀！

(外边打门声)

江 涛：敌人追来啦！我必须赶快藏起来。

(门外喊：“开门！开门！”)

严 萍：快藏到屋里去！

江 涛：(向知孝屋走)

严 萍：不行，那屋里有外人，快到我那屋里去！

江 涛：好！(急下)

(门外喊：“开门！开门！快开门哪！”全家人和金家父女出屋。)

严知孝：怎么，查户口的？

金老汉：想不到关里也这样不安生啊！

严知孝：萍儿她妈开门去，金大哥，你到屋里去吧，我对付他们。

严 母：(开门，四警察闖入。)你们这是干什么？

警 甲：(不理，对警察。)搜！

严知孝：(拦警甲)为什么要搜查我家，你们是哪一部分？

警 甲：军警联合纠察队。(指袖章)(二警察走进严知孝的屋子，另一警察在奔严萍的屋子。)

严 萍：(惊慌)这是我的屋子，你们不能进去。

严知孝：你们不得无理，那是我女儿的屋子。

警 甲：什么屋子也是一样，搜！(警察推开严萍走向屋去)

警 乙：(在内喊)抓住了，在这！(推金老汉上)走！

(奔严萍屋中的警察急回，以枪对准金老汉。)

金老汉：你们要干什么？

警 甲：他妈的！好大的胆子，还装没事人！来人！捆起来带走！(二警察拉金老汉)

金老汉：慢着，我犯了什么罪？

金 英：你們不能无故捕人！

严知孝：各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警 甲：他媽的！这个家伙刚才在大旗杆上贴传单，写着什么反对当局不抗日……

金老汉：哎呀！你們真冤枉死人啦！

金 英：你們诬賴好人！

严知孝：这真是“閉門家中坐，禍从天上来”呀，岂有此理！

警 甲：少說廢話，給我帶走！

严 萍：不能把他帶走！你們不能冤枉好人，絕對不是他！

警 甲：不是他，是誰？

严 萍：（气憤地）我哪知道！

警 甲：我一直追在他屁股后边，看見他进了你們的門，还会有錯，帶走！

金 英：（护住金老汉）你們不能帶走我爸爸。

严知孝：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无故抓人，你們还有一点王法嗎？

警 甲：少說廢話！帶走！

金老汉：你們这喪尽天良的东西們，我这老命不要了，給你們拼了！（扑打警甲）

警 甲：（打金一耳光）他媽的！老混蛋还撒野！

严知孝：（搶上去打警甲耳光）你們太不講理了！

警 甲：啊！你們敢打人！

严知孝：你去告訴你們局长去。

警 甲：你——

严知孝：連你們局长都不敢到我家抓人，你們敢这样无理取鬧。

警 甲：（恼羞成怒，在掏枪，想打严知孝。）

刘 須：（上）三元，住手！啊！严先生，你別生气，他不認識你。

严知孝：噢！刘副官！金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才从东北逃来，今天在我家休息了半天，他們硬說他貼什么传单。

刘 須：（对警甲）你們看准了是他嗎？

警 甲：报告副官！一点都不錯，他刚刚在那里贴上，見我們来了，撒腿就跑，穿过了唐家胡同，直奔这里，跑的那个快劲，亏了我們跟的紧，才在这儿抓到他。

严知孝：（冷笑）象他这么大年紀，能跑那么快嗎？

刘 須：（仔細打量金老汉，拉警察到一边，低声的問。）各屋都搜过了嗎？

警 甲：搜过了。

刘 須：你們追的那个人有胡子嗎？

警 甲：沒有。

刘 須：难道沒有三分鐘他就长上胡子啦？

警 甲：真奇怪！明明看着他跑进来了呢！

刘 須：他媽的！你簡直是有眼无珠，猪腦子。真的跑了，还不給我追去。

警 甲：是！

（刘須带四名軍警急下）

金老汉：唉！人要倒霉了喝口凉水都塞牙。

江 涛：（刚从門口露头）

刘 須：（急回）严先生，对不起！刚才对你太不礼貌了，請你原諒。（用賊目四下了望）我們那位弟兄无知，太无知啦，請你原諒。再見，再見！（急下）

严知孝：无法无天，在老百姓面前显得什么能耐。

严 母：这真是兵荒馬乱年头，使得家家不安哪！

江 涛：（上）老大伯，叫你受惊啦！

众 人：（惊讶）啊！

严知孝：江涛你？

江 涛：是我，老大伯，我非常感激你，是你给我解了围。

严知孝：哎呀！太危险啦！到底是怎么回事？把我都闹糊涂啦。

江 涛：刚才我在大旗杆上贴抗日传单，一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他们追我，还打了一枪，我从窗户跳进来藏到了严萍屋里。

严 母：哎呀！真后怕呀！我先收拾锅碗去。（下）

金老汉：不怕，还不是有我这条老命顶着，你们青年人干吧！

我看透了，国民党不抗日，只有人民自己抗吧！刚才我还觉着冤枉，现在我很高兴，因为我救了一位爱国青年。也是为救我的恩人。

江 涛：老大伯你说的过谦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咱们应当互相帮助，共同抗日救国。

金老汉：我们爷儿俩到这儿来需要你们帮助的地方太多了。

知孝老弟，我们俩搬行李去，太晚了店里又多算一天钱。

严知孝：喝点茶再去吧。

金老汉：不啦，这就够麻烦你了，差点没给你扣上个窝藏共匪的帽子。英儿，咱们一起去吧。

严知孝：他们敢！

金 英：再见吧大伯。

（金英应声和金老汉下）

严知孝：萍儿！你看到他们爷儿俩两个没有，那就是咱们俩的榜样，说不定日本占了保定，咱们也要过讨饭生活了。完了，亡国奴算当成了。

严 萍：爸爸，中国不会亡，你看抗日救国的人们不是就在你眼前吗？

严知孝：是啊！不过你们做的太冒险啦，你们还很年青，还不了解这个社会的复杂性。刚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江涛：“人应该越活越聪明”。

江 涛：是啊严老师。

严知孝：我很疲劳，需要休息一下，萍儿，你和江涛谈谈吧！

（下）

严 萍：江涛，刚才太危险啦！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 涛：为了支持群众的爱国热情，反对不抵抗政策，我们二师全体同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组织了粉笔队、宣传队，我到各处撒发了“抗日救国书”以后，走到大旗杆那我贴了一张，就被敌人发现了。

严 萍：若不是凑巧有金大伯救了你，把你捕了去可怎么办。

江 涛：是啊，金大伯是个好人，不过被捕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并不可怕，可就是不能这样白白的被他们捕了去。

严萍，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参加。

（外面打门声）

严 萍：哎呀！敌人又来啦！

江 涛：（听）这打门的声音不象是敌人。

严 萍：咱俩先到我爸爸屋里去躲一躲吧！

（江、萍下）

严 母：（上）谁呀？（开门）

冯登龙：是我，姨妈。

严 母：登龙，你怎么有时间来啦？快进去。（登龙进内屋）

登 龙：姨妈！（唱）

今天是星期六学校放假， 我买了点东西来看姨妈。

这是稻香村的金华火腿； 这是真素斋的点心两回。  
这是给萍妹买的一块丝料， 他想做啥就作啥。

严母：来看看我，我就喜欢；还买东西干什么？

严登龙：东西不多，表表你外甥的孝心，姨妈！萍妹在家吗？

严母：在呢。

严登龙：那个事和萍妹说了吗？

严母：说啦！我和你姨父为这事闹的都脸红脖子粗的，我看你们俩还是对面谈谈吧。（向屋内）萍儿！你表哥来啦！（下）

严萍：（上）噢！馮少爷来了。

严登龙：萍妹以后你叫我的名字好了。你看我给你买了一块丝料。萍妹！（唱）

我是你表哥你是我妹子儿， 咱们两家是好亲戚儿。

咱们两个从小在一起， 可说是青梅竹马情意深儿

你看这是日本最新的产品，花样大方，再加上表妹的身条，那真是——得意的狂笑！

严萍：（唱）

谢谢馮少爷的好心意， 这衣料你还是拿回去。

我们学校宣传抵制日货， 为祖国大家要齐心合力。

严登龙：噢！我还忘记了这点；那回头到隆昌布店再另挑两件，你喜欢什么样的，就买什么样的。

严萍：（讽刺地）谢谢你吧！我毫不需要。

严登龙：萍妹！（唱）

近来你对我非常冷淡， 见着我总是不耐烦。

以前的情意你难道忘记了？曾记得过去相会在别有洞天。

有一次大概是夜晚， 咱俩相倚坐在了假山前。

明月就在当天照， 清白玉女站两边。



一陣微风吹楊柳，                一陣花香扑人面，  
河水閃閃放銀光，                夜鷹樹上叫喧。  
我望着你那两只秋波眼，        又明又亮又好看。  
那时我我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一生难忘那一天。

严萍：那时我不太了解你。可是现在国家到处是火药味，  
多么使人感慨，可你……

登龙：萍妹！可我不是不爱国的人，只要咱们两个结了  
婚，我马上就参加军队去。萍妹！我爸爸来信给了我一千元，  
做结婚费用。我在北京买了一所房子，就等你去住了。  
如果你愿继续求学，咱们俩可在北京……

严萍：我看你还是不要想的太远了。

登龙：妹，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生命，只有你——  
（走到严萍身前欲抱）

严萍：（厉声）你要干什么！

江涛：（上）严萍今天的报纸呢？严老师要看一看。

登龙：噢！江涛——我明白了。

严萍：你不要侮辱人。

严知孝：（上）登龙来啦！大家都坐下。

登龙：姨父你好？

严萍：爸爸给你报纸。

严知孝：（接报纸）登龙看过报纸了吗？

登龙：看了。（唱）

今晚大舞台的戏真正好，        金少山唱全部打龙袍，  
我已经买好四张票，                特约姨父全家把戏瞧，

严知孝：唉！我问的是国家大事。

登龙：啊！国家大事？

严知孝：是啊！刚才我和江涛讨论了一番啦，他说这个事变